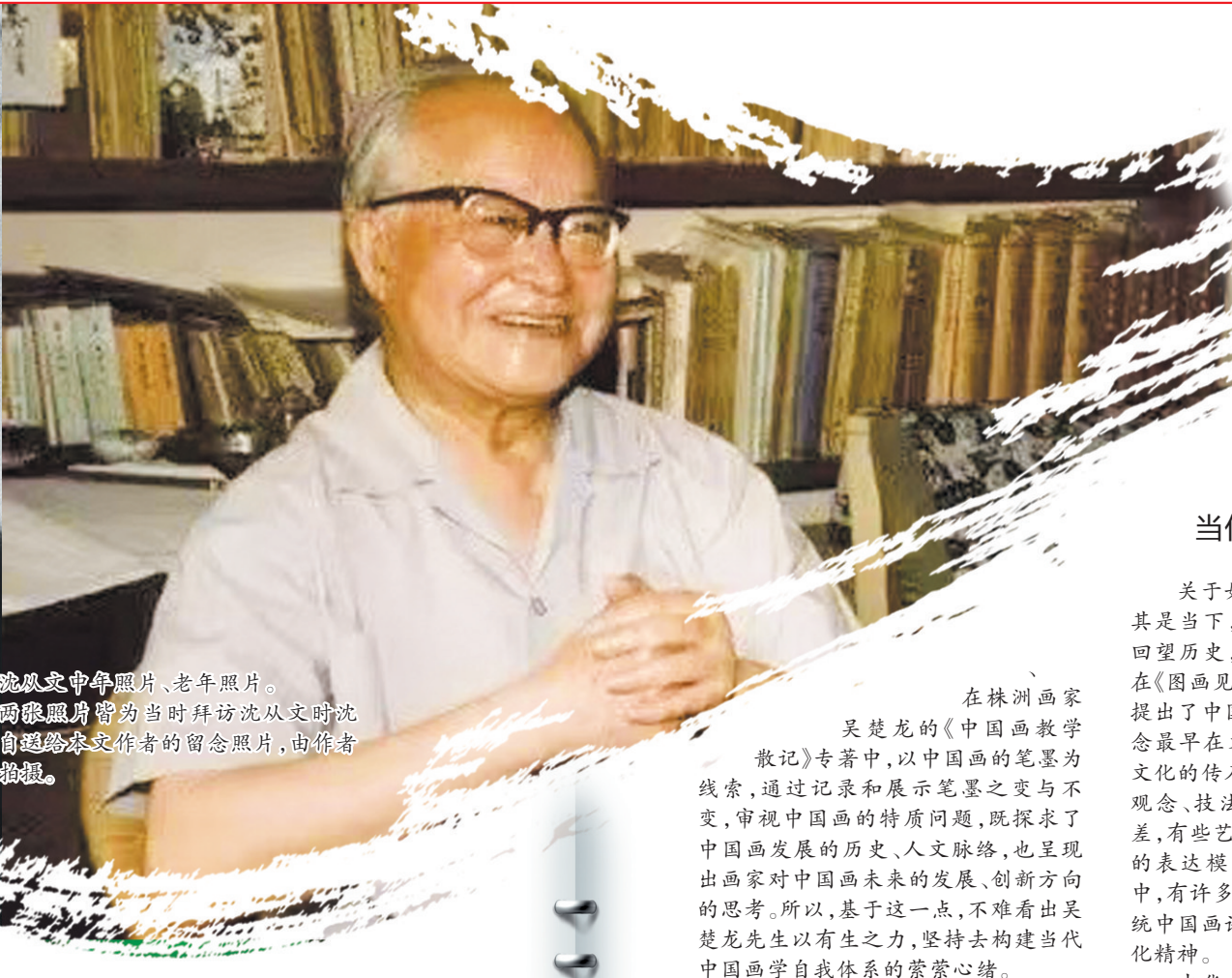




沈从文中年照片、老年照片。
两张照片皆为当时拜访沈从文时沈
老亲自题给本文作者的留念照片,由作者
手机拍摄。

文人往事

聆听大师

——追忆在沈从文家里做客

黄润秋

1982年在我人生中最难忘和特殊的一年,那年是我在株洲铁路一中任语文老师满20年,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没想到,在这个金鸡年的除夕,还发生了一件令我终身难忘的好事。

那天,飘雪的瑞雪给古城北京披上一层银装素裹,尽管气温降到零下10度,但放眼望去给人一种白雪皑皑童话世界的氛围。那天清晨7时,我和文友李亦明抵北京西客站,顾不上吃早餐,冒着冷冽的寒风,直奔东大街沈从文的寓所。

“湖南家乡客人来了。”迎接我们的是沈老的贤妻张兆和。修长的身材,温和的面容,亲切的眼神,她是一位体态丰满、慈眉善目、笑容可掬的长者。

我们握着沈老温暖、柔和的右手,自我介绍道:“我们是担任长沙春运段春运新闻报道的‘土记者’”(即党报骨干通讯员),带着湖南省政协给您的亲笔信,专程来拜访您和张老。”

“啊,你们是来自湖南的客人,快进屋,外面寒冷。”沈老拉着我们在藤椅上坐下。

慈祥的张老为我俩端来了热气腾腾的湘茶。沈老关切地说:“记得在热茶里加点糖。”

说着,沈老接过我们的采访本,很快写下“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沈从文”的字迹,又笑吟吟地道:“今天是我刚满八十大寿的第25天,应该是喜寿之时;今天又是百发年除夕,也应是喜年;还遇到来自家乡的文友,可称得上是‘三喜临门’之日。”沈老眺望了一下窗外漫天飞雪的苍穹,把他的万千思绪拽回脑海,感慨地道:“如今有了铁路,乘车多方便,记得1934年10月,我接到老母亲在湘西家乡病重的消息,焦急得一路颠颠簸簸赶到常德,又转乘木船,沿着沅江上行,风里浪里,辗转几昼夜才到家。要是那时有了火车,到凤凰该多好呀……”

听到这里,作者当即说:“沈老,告诉您,这几年,铁道部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就在联合规划在湘西北修建石(门)长(沙)铁路,铁道设计院开始沿线勘测地形,老人家笔下描绘景色秀美的沅江,也将修建全线最长的沅江特大桥,到时,我们铁路部门欢迎沈老和张老坐火车回故乡。”

“哈哈哈哈哈。”沈老一听,畅笑起来;打开话匣子,健谈起来:“越老越想回故乡,人老八十也该叶落归根了,毕竟是生我养我的故土乡里。”

“好,但愿人长久,莫负天涯人。”沈老手抚了一下银鬓,又开怀笑道:“你们修建石长铁路的线路,老者再熟悉不过了。线路要经过‘湘资沅澧’四水,那是湘西北老百姓的母亲河。”

这时,小手掏出两封信笺,双手交到沈老手中,诚挚地说:“这次我们上京,特地带来了两封湖南省作协作家的信,要面交给您,一封是湖南省作协副主席周民给您的春节拜年信,另一封是长沙市作协主席杨里昂请您为新创刊的《新创作》杂志题写刊名,顺便带回长沙去。”

沈老笑吟吟地接过双信,一目十行,畅谈道:“周健民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周立波的儿子,我们是推心置腹的好朋友;《新创作》杂志的题字,已经写好。”转身,他叮嘱张老把题字交到小李手中。

沈老兴致正浓:“自古以来,湖南文坛也不乏众望所归的‘湘军’儒将和新秀,就你们刚才讲到新修的石长铁路要经过‘湘资沅澧’四水,我记忆犹新,湘水之滨培育了撰写长篇历史人物《曾国藩》的作家唐浩明(曾任湖南省作协主席),曾国哺育了斯大林文学奖得主周立波,老丈也是曾行走沅江岸边长大的湘西人,澧水之畔诞生了中国另一位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丁玲女士……”

室外,纷飞的雪粒拍打着窗上的玻璃啪啪嚓嚓直响;屋内,充溢着沈老温馨如春的话语。

沈老心情畅快,话锋颇好,他和张老又从精致的书桌上打开一本装饰精美、图文并茂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巨著。

张老温和地说:“这是沈老花费了几十年心血和智慧编著的中国古代服饰大全的重要著作。”

沈老如数家珍般的话语把我们带得滔滔湘江

载着航标的航道上……

新中国诞生后,沈从文长期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中国古代文物研究,他博览群书,目光睿智,收获颇丰,特别是对中国古代服饰情有独钟,兴趣盎然。他熟谙许多外国政要和艺术家对中国古代服饰兴趣很浓,乐此不疲。于是,在他脑海里萌生了一项研究国家级文物的庞大规划:编著新中国第一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专著。既可作为“国粹”回赠国际朋宾,又可提升中华文明古国在国际文化领域的地位,也是自己多年供职国家文物研究的责任所在,历史使命。

基于此,从20世纪60年代伊始,沈从文夜以继日、全心身地扑在这项“国家大型文化研究”的重大项目上,精心筹划编写大书的纲要,收集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服饰的全部资料,起始于春秋战国秦汉,迄止于唐宋元明清,对中国3000年—4000年间各个朝代的服饰进行全方位地整理,可谓“工程浩繁,使命如山。”

源于此,沈老上书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编著的纲要规划,首先得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的首肯。

周恩来总理详尽地阅看了沈从文的申请报告后,目光灼灼地说:“沈从文博学多才,经验丰富,对中国古代文物研究,情有独钟。现在决定由沈从文担纲这本大著的主编,相信他能够完成国务院认可的重任,不负国人。”

驾驭好东风,送君上碧霄。沈老胸怀鸿鹄之志,请郭沫若作序,迈开了编著的征途,争取向国庆15周年献礼。

天有不测之风云。后来沈从文遭遇变故,许多珍贵的资料被查封焚毁,让他心灵上遭遇巨大创伤,编著工作几乎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漫漫寒夜里,瑟瑟冷雨中,沈从文处在逆境中,眼帘又浮现出周总理慈祥的笑容,总理语重心长的嘱咐,又传响在耳际,令他威武不屈,力挽狂澜,上书周总理,恳请继续担任编著的重担。

让沈从文惊喜不已的是,周总理日理万机,批复了他的请求。

铁定初心,不辱使命。沈从文在中国历史馆工作人员协助下,在爱妻张兆和精心辅助下,他昼夜不息,把他们的无穷才智,倾注在编著大书的浩大“工程”上……

二十载心血铸一书。1981年仲秋9月,沈从文倾注全部心血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终于由北京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首次正式出版,洋洋洒洒366页。

文化界专家高度评价: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开创了古代服饰研究之先河。沈老和张老相抱喜极而泣。

此时,张老唏嘘不已地说:“我和沈老相濡以沫、苦乐相伴47年,沈老看到中国第一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问世,真比家里生了一子还高兴!”

沈老手抚巨著,仰望青天,长叹道:“现在,可以告慰周总理在天之灵了,也可以告慰国人了!”聆听听着沈老的肺腑之言,三个小时难忘的时光渐渐过去了,长者要留我们吃午饭,我们婉言谢绝了老人的心意。

临别时,沈老拉着我俩的手,深情地说:“我和张老商量好了,计划在今年清明节前后,再回一次凤凰,一则是看看故乡的老屋,二是考虑在沅江岸边‘听涛山’上亲眼看看我俩选择的墓地,完成两位老人终生的宿愿。”(1988年5月10日,沈老驾鹤仙逝后,其骨灰由妻妹张允和奉送到凤凰城,一半安葬在“听涛山”沈从文墓地,一半撒入汨汨流淌的沅江。2003年2月,向沈老谢世后,骨灰撒在沅从文坟墓前鲜花丛中,其深邃寓意是“生不同日,死亦同墓”。)

此刻,沈老又拿出两张照片说:“这是我中、老年时的两张照片,送给你们留个纪念。”

我俩双手接过照片说:“谢谢沈老的关怀、厚爱。”然后,又向沈老深情地一鞠躬。

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我们步入到京城酉癸年充满节日人间烟火味的街衢,回眸瞻望——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斯人仙逝,山高水长。

吴楚龙的《中国画教学散记》,基本构建了吴楚龙作为书画家的艺术创作存在

我与吴楚龙先生交游有近四十年了,所以我深知他。他当然是一名成熟型画家,我假设,若三湘大地有一种画派叫“湘湖画派”,那么吴楚龙当然是这个画派的追随者之一,他的《中国画教学散记》以几十年来的创作和系统美学思考,为继续深挖笔墨、承继传统绘画打开了重要议题,在“实用技法解析”一文当中,他提出“墨是国画肌体,肌体完整留白才能显现肌体效果,不完整画面就散乱无章”,他继而指出“笔墨是高度统一艺术美感的代名词,是画的形象外表和内在相互结合的表现之魂。”他甚至主张“集中精力解决花鸟画用笔用墨问题……”等等这些,无不凸显他对“笔墨究竟是不是中国画的底线”“中国画的文脉该如何传承”的长远思考。我认为,中国画是不是在有底线的前提下发展才能真正的发展,是不是以直观、简化的标准来界定笔墨都不重要,而应将绘画作为一种开放的视觉体验方式,从而实现中国画在开放的状态下自由生长。因此,我觉得吴楚龙的《中国画教学散记》,构建了吴楚龙作为书画

剧评



敬畏英雄 珍惜和平

——看电视剧《跨过鸭绿江》有感

林晚同

下班后,我与阿懿、阿雪依约准时抵达陈柏宜家中。刚踏入家门,那股袅袅升腾的茶香便扑面而来,清新的气息瞬间驱散了白天的疲惫。

我们围着茶而坐,暖黄的灯光温柔地洒落在茶具上,为屋子里增添了几分温馨。大家一边品茶,一边漫无边际地闲聊,话题从工作中的趣闻轶事,到近期的生活感悟,欢声笑语在房间里回荡。陈柏宜手执烟娴熟地摆弄着茶具,为我们沏上一杯上热气腾腾的茶水,那茶香愈发浓郁,令人沉醉其中。

因近日我看了《跨过鸭绿江》这部电视剧,今晚想连续看下去。于是,他们三人聊天时,我顺手打开了《跨过鸭绿江》,屏幕上缓缓铺展开一幅抗美援朝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为了不影响他们三人聊天,我把电视音量调低了一点,一口气看完了第9集和第10集,仿佛穿越时空,真切地置身于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第9集中,南朝鲜军第六师第二团的三个营,浑然不觉地踏入了我军精心设下的伏击圈——两水洞地区。那一刻,紧张的氛围仿佛穿透屏幕,扑面而来。我仿佛感到战士们潜伏在草丛中时屏息敛气的状态,他们的眼神中满是坚毅与果敢。随着一声令下,邓岳所率部队犹如猛虎出山,迅猛出击。战斗瞬间打响,枪炮声、喊杀声交织成一片。我军战士们行动敏捷,配合得严丝合缝,以风驰电掣之势扑向敌人。在激烈的交火过程中,志愿军毫无惧色,迎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勇向前,最终成功伏击敌军,还俘虏了一名美军顾问。战士们在枪林弹雨中灵活穿梭,他们的身影在硝烟弥漫中显得如此渺小,却又无比坚定。每一次冲锋,每一次射击,都饱含着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对胜利的强烈渴望。

而在战场的另一侧,威洛比向麦克阿瑟报告,称大批中共军队已进入北韩。然而,麦克阿瑟却盲目自信,坚称中共军队不敢贸然行动。他哪里知晓,英勇无畏的志愿军战士们早已怀着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这片土地。

第10集的剧情愈发紧张激烈。美军气势汹汹地向志愿军防线发起猛烈冲锋,那密集的炮火飞机,仿佛要将大地都撕裂开来。然而,志愿军战士们毫不退缩,凭借顽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战斗技巧,一次次将敌人击退。盖伊师长见状,急忙命令部下通知云山的第八团,务必加强诸仁桥的防守力量。此时,彭德怀司令员听闻美军骑兵第一师,乃是美军中一支以无败绩备受公认的王牌部队,当即果断下令,命39军全力打掉这张“王牌”。

为了完成这一艰巨任务,39军志愿军战士们不畏艰难,迎难而上。他们在枪林弹雨和冰天雪地中顽强奋战,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没有丝毫退缩之意。在那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战士们相互扶持,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志愿军成功攻克云山,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的尊严,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看完这两集电视剧,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志愿军战士们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凭借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和无畏的勇气,战胜了装备精良的敌人,为国家和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他们的事迹,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和平的来之不易,也让我对他们的奉献和牺牲充满了敬意。

回到家中,电视剧中志愿军“攻打云山”的场景依然在我脑海中不断浮现。那激烈的战斗画面、战士们坚毅的面容,仿佛深深烙印在了我的心底。我深知,正是有了这些英雄们的浴血奋战,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我们应当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画评

守住笔墨 构建当代中国画学自我体系

冯 峰

家的艺术创作存在,也进入创作与表达的新纪年。

坚持恒守艺术 思想和创作笔墨,构建 当代中国画学自我体系

关于如何定义中国画,近百年来尤其是当下,文艺界争议不休。如果我们回望历史,会发现早在宋代,郭若虚就在《图画见闻志》中,针对高丽画和倭画提出了中国绘画的概念,这是中国画概念最早在文献中出现。后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画与西方绘画在艺术观念、技法风格上往往形成鲜明的反差,有些艺术家开始尝试探索中国画新的表达模式和表现形式。在这些探索中,有许多观念性的作品甚至抛弃了传统中国画语言特征,弱化了中国画的文化精神。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文脉要传承,中国画的概念就一定要清晰,也就是要厘清中国画的边界,知道什么是中国画。守住中国画的底线,中国画才能真正有所发展。对此,吴楚龙在他的《笔墨丹青》一文中的理解是“国画是以线条造型不讲究阴影效果。”他进而指出:“中国画是意象,油画是表象是具象,油画得将画面涂满,而中国画则可大量的留出空白以求空灵与玄幻,线面与水墨和油画的作画理念不是一回事。在这里因为学习和钻研国画,才特别强调国画的特点,这是我对这个问题一直以来最关注和强调的。”

由“理”及画,“理”是吴楚龙的艺术理念和思想,“画”是吴楚龙践行创作理念的生动实践。追随吴楚龙先生几十年来的中国画创作,他的笔墨是以勾线、渲染为主,始终追求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与传移模写,其笔墨的形式随着年龄、视野的增广更丰富了。无论山水、花鸟还是人物,他的笔墨始终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着,以渐进的方式在延伸。他立足传统,在选择、扬弃、借鉴、融合中,不断增加新的因素,不断更换面貌,从而逐渐形成和奠定透明、空灵、滋润、生动的画意境界。可以说,吴楚龙作为一个国画家的存在,有别于其他画家,很多画家在创作中是单线型的,有创作,无艺术

广告接待热线28835396